



走进冬天

□文雪梅

似乎还在昨天，不知不觉间，一脚就踏进了冬天的门槛。在北方，节气和人的脾性一样耿直、任性，说变就变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彼时，瑟瑟的枝头开始瘦下来，空气中夹杂着一丝薄凉。北风一路呼啸，恰似得胜的将军，狂傲不羁、飞扬跋扈。季节走到了这里，人们的脚步慢了下来，躁动的心安放于此。于是，围炉夜话、喝茶谈心、烤火读书，生活还原了世俗的烟火，如诗般惬意。

冬天虽然多了份萧瑟和寒冷，文人墨客笔下的冬天却另有一番意蕴。无论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笔下的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”还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”抑或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留下的那首气势磅礴、气吞山河的绝世佳作《沁园春·雪》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都让人浮想联翩，充满向往，正如雪莱的名句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冬天里，洁白的雪花裹挟着寒冷如约而至，漫天的飞雪中总会留下一串串儿时的美好回忆。

那时候，家还在关山脚下的一个山坳坳里，似乎冬天也来得更早一些。立冬一过，山风肆无忌惮地刮开了，家家户户准备着过冬的柴火，烧炕的枯枝烂叶，烧锅的粗棒细梢，零零散散堆满了院子。家里的柴火都是祖父拾掇的，无论外面如何雪花飘飞，寒风凛冽，祖父总将我们的炕烘得很烫，熬的罐罐茶更是醇得香中微苦，让人回味。闲不住的母亲没有冬日停下匆忙的脚步，她忙着给我们做棉衣、腌菜。

每年霜降后，采收回来的大白菜生得鼓

鼓囊囊，鲜嫩无比，散发着扑鼻清香。母亲会把白菜码放整齐，一排排、一堆堆，房檐下、墙角旁，到处都是大白菜丰收的影子。一到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母亲便叫来她姐姐帮忙张罗腌菜。母亲腌的酸菜美味可口，于我眼中，世界上任何佳肴都比不上母亲的酸菜。

雪，是冬天的眼睛。一个猝不及防瞬间，雪花一路翩跹起舞，深情款款地来了。下雪了，满眼的白直扑怀中，雪花晶莹剔透，纯洁得那样迷人。雪落村庄，增添了一种神秘莫测，纷纷扬扬的雪封住了道路，淹没了庄稼。屏住呼吸，静听耳边传来扑簌簌的声音，轻轻地、酥酥地，聆听雪花飘落的声音，像是欣赏一曲天籁。

母亲生我的那年冬天，雪花落了一地，寒风中一树独开的梅花却引起了父亲的喜爱。梅花似雪，雪似梅花，唯有暗香袭来时，让人眼前一亮。雪中梅，历经春花秋月，其心冰洁可掬，其魂空灵可幽，更让人喜爱。就这样，我拥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——雪梅。也许因为名字中带了一个“雪”字，从此，我和雪便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。

如今，一不留神，又走到了冬天的路口。再回首，心中总是感慨万千，好多熟悉的面孔在这一年离开了，我们无法预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时光一天变短，然而，该去的地方一定要去，该见的人一定要见，且行且珍惜。“明天见！”在这个初冬，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走到冬天，历经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，生命中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。于是，静静地，在冬天里守望春天。

枫叶

□诗村

深秋
枫叶红了
大大小小的树上
悬挂上了桃红、酒红、紫红
……
在蓝天下燃烧
微风吹过
一片片，蝴蝶似的飘落
顷刻间
山坡上，小路边，溪水旁

就成了红色

这红色
耀人眼睛，醉人心扉
这红色
深沉、透彻
充满诗情画意
这红色
映红了天，染红了地
这红色

不惧冷风，不畏严寒

这红色
表现心智
张扬个性
倡导精神

看秋色

观秋景
赏红叶
枫叶就会留在你我他的心中



哺育的戴胜

南星摄

立冬帖

□刘治军

母亲的箩筐
悠闲地躺在草垛上
从开春到立冬
从未如此清闲过

春天，母亲用它运送种子
把土豆、红薯、青苗……
一粒、一亩地播进土地

夏天，母亲用它盛装蔬菜
一筐一筐的新鲜蔬菜

把家染成了最幸福的颜色……

秋天，母亲用它收割秋景
成熟的玉米、土豆、红薯……
一筐一筐沉甸甸的
压弯了母亲的腰……

唯有冬天，它像母亲一样
才有喘息的机会，我
真想让它再多躺一躺
也想过这个冬天再长一些……

秋尽冬生情意暖

□俱新超

驱车路过一条河时，我驻足片刻。岸边立了一排排树木，循着河水淌过来的风刮在脸上，有些生疼，我忽觉有了冬的味道，正是“北风往复几寒凉，疏木摇空半绿黄。”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有言：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此时气候渐寒，河水结冰，蛰虫僵死。人们宁愿一整天待在家里，也不愿出门劳作，于是冬季就有了修整农事，养精蓄锐的说法。

立冬习俗以“食”为重，民间有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”之说。我最早知道立冬这个节气还源于奶奶，她说：“立冬进补，日后大有裨益。”一是像高寒地区的动物一般储存能量，以此充饥御寒；二来犒赏自己整年辛勤劳作。

在吃食方面，关中地区立冬有吃饺子的风俗。我国自始就是农业大国，“节”者，草木新生，饺子来源于“交子之时”的说法，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，故此时的饺子不能不吃。奶奶最擅长做羊肉萝卜饺子，地窖中的萝卜个个水灵，奶奶专挑粗长的青萝卜。立冬这天，她洗净萝卜，拿着鲜萝卜片让我们吃，这样我们小孩就不随意走动嬉闹，奶奶就可以安心包饺子。三伯家的羊肉萝卜饺子绿中带红，白中有绿，看着都眼馋。热气腾腾的饺子蘸上辣椒水，往往一大锅都不够吃。若是邻家姑娘、小伙子来串门，奶奶热情地将一盘饺子端上来，一个劲地询问饺子的味道。我们年轻人挤眉弄眼，她看出我们的心思，直往脑袋上弹，欢声笑语占据整个小院。一时间，我们都忘却了严寒。

立冬之时“迎冬”一说。封建社会时期，朝廷在郊外举行的迎冬仪式盛大而热烈，喜庆而祥和；皇帝也在此时赏赐群臣冬衣，并抚恤孤寡老人。《吕氏春秋·孟冬》曾记载：“是月也，以立冬。立冬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曰：‘某日立冬，盛德在水。’天子乃斋。立冬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。还，乃赏死事，恤孤寡。”奶奶很善良，她将家中冬衣整理缝补并洗净熨平，若是家中有乞丐前来，她就倒些温水，给些干粮，让他们吃饱喝足再送冬衣驱寒。我们站在一旁望着，不敢说一句话。直到我长大后，每年立冬这天，她还去庙里捐些衣物给僧人。偶尔跟她去庙中，我跪拜在众佛前，祈求天下苦难之人在冬季有所归属。

冬日天短，放学后，奶奶交给竹筐，我们伙伴几个挽着手，吊着竹筐去往后山山中捡干草，说是干草烧炕引火快。提回来干草后，她煨进炕洞，用“炕把子”推柴入火。起初，烟火小；而后，烟雾弥漫，直熏眯眼，呛得奶奶眯起眼，打着喷嚏。村子巷道的青烟袅袅盘旋，宛如仙境。天越冷，土炕的作用就越明显。立冬这天，奶奶就开始烧炕，等我们回家时，她就赶着我们上炕，厚厚的棉花被下土炕温暖。我最爱与奶奶、爷爷挤在一起睡，虽说鼾声阵阵，可看见他们慈祥的笑容，我顿觉幸福极了。

秋尽冬生，光阴荏苒。松林潜行寒风阔，城乡驰骋烟云过。在凡俗的烟火里，晨昏相依，四季欢喜。

以前每次回老家，我都要去老佃垣转转，那儿是留存我初始记忆的地方。

佃垣不算太大，也就百十来米长，有三四十户人家居住。几幢向东的青砖门楼高大雅致，宽大的窑洞蓝砖跨面，上面刻有龙凤呈祥，瑞兽祈福，略显气派。佃垣四周由土墙圈起，有点城堡的感觉。

听佃垣人说，他们的先人或是由洛城迁移而至，或是逃荒要饭而至，或是产区移民而至……先后经历了生活上的背井离乡，生意上的繁荣萧条，生命中的坎坷跌宕，但比起外面经历过战乱饥荒的地方来说，日子过得整体还差不多，大致上算是风平浪静。漏到明清以前佃垣的过往，谁都说不清，只有南头那棵硕大的老槐树和窑洞里凝结的黑胡浆，讲述着这里的百年往事。

我爷爷住的院子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有两孔窑洞，一孔是他的，一孔是他堂侄的。爷爷这边的院子加盖了两间厦子房，最多时住过一大家七八口人。窑洞里的土炕有两片席子大，能睡四五个人。外头院子有一口红薯窖，存放些红薯和萝卜等蔬菜。爷爷家和堂伯家共十几口人住在这个六七分的院落，你来我往，关系融洽，其乐融融。

佃垣里没有水井和别的水源，人畜饮水就靠佃垣里外的两口水窖和人涝池。两口窖容量很大，存水够村里用多半年。但总还是有不够的时候，冬季天不下雨，到了春季雨少，大渠又没放水，水窖就没了水，人们就到东沟下的小溪旁挖的水潭，担水回来用。

对于家里用水的事，我记忆颇深。那时父母带我们已从大家分出来，到佃垣外面的新家住。父亲在铜川的煤矿工作，平时不能回来，家里取水的任务自然落在了长我三岁的哥哥和我身上。每到周末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家里的水窖灌满。佃垣窖里没水的时候，我和哥哥就得去沟下打水，从八九岁开始持续了四五年，直到家中条件好了，把以前家中必备的红薯窖改为水窖。

老佃垣

□杨万明

佃垣北头饲养羊圈出来的一孔窑洞做了学校，虽说有一位派来的老师、一个教室、一块长黑板，学前班和一二三年级同在一起上课，但娃娃们上学再也不用走远路了。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是教室进门腾出来的一块小地方。每次上课，老师先给三年级上课布置作业，然后是二年级、一年级、学前班，真是费尽了心思，特别辛苦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佃垣最热闹的是吃饭时段，大家喜欢端着大碗吃蹴到门口的石墩上边吃边唠嗑。大槐树下是孩子们的欢乐园，文化人杨伯经常在这里给人谈古论今，讲着佃垣的前世今生或佃垣外面的故事。槐树上挂着一个磨盘大的铁轱辘，那是佃垣里的集结号，需要开会集合或上地干活时，队长就会用铁棒“铛铛铛”敲一阵，号令在佃垣里转上几个回旋，传到各家各户。

佃垣里的大变化是从改革开放、土地承包到户开始的。我们这个大家分到了二十多亩地，第一年种的麦子就获得大丰收，交了公粮还余了五六千斤口粮，够全家人吃上两三年，彻底治愈了长期缺血的心病。随着日子持续好转和人口的增加，几户结婚成家的在北头地鼓起了新窑洞。坐北朝南的新窑洞和老佃垣坐西朝东的窑洞相比，光线敞亮了，四丈二宽的院子盖些放农具的棚房种些蔬菜，生活甚是惬意。新佃垣不断发展扩大，从最初的四五户延伸到五六十户，一排扩展到四排。老佃垣的人陆续搬出了老佃垣，以前的大家庭分成了更多的小家庭，住上了宽敞的新院子。老佃垣人少了，也就逐渐冷清下来。

老佃垣的老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，老佃垣的一切已深深融入了他们的生命和

故事。相传年少时的秦始皇在骊山脚下邂逅美貌神女欲行非礼，神女嗔怒娇容，朝对方狠唾一口顿生疮疤以示惩戒，再唾一口化为温汤让他去垢除疮。神女一挥衣袖腾云驾雾而去，留给秦始皇的是沐浴肉体与灵魂，悔改与思过，也许从此以后得以洗心革面，从贪婪无耻的纨绔子弟变为横扫六合、一统天下的大丈夫。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原本也是很普通的，但与世事变故社稷兴衰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，加上被白居易的生花妙笔一渲染，成为千古绝唱的爱情经典。大有作为的李隆基开创了大唐开元盛世，遇到杨贵妃后竟沉迷酒色，疏于政务，放纵宦官作恶，以致失去军心民心，导致安史之乱，却成就了李杨爱情传奇。说句实在话，自古帝王是既爱江山、也爱美人的，然而背离天道人伦，多两者不可兼得或不可久长。但李杨的爱情故事却传诵不衰，以至形成当今独特的文化产业——真山真水表演《长恨歌》，吸引无数游客观众，争睹杨玉环的容颜和李隆基的风流，暗自唏嘘他派道士上天入地寻觅芳踪而不可得的悲哀。

山川风雨犹鸣在耳，历史风云仿佛刚从山巅漫过。其实，“天路”不一定在高山峡谷、云端天际，“天路”实为得天道、顺民意，尊重自然、珍爱万物的和善之路。

骊山不光高耸秀美，还有着丰富的人文